

□肖复兴

到北大荒的第一年冬天,在七星河南岸修水利,我们知青被分配住在当地一个叫底密的小村子里各个老乡家。我住一家跑腿子窝棚,东北话管单身汉叫做跑腿子。他的家空荡荡,除了一铺热炕和炕上的一个小炕桌,再有外屋连着炕的一个锅灶,没有其他陈设。

他有四十多岁的样子,长得像头生牦子一样壮实,不大爱说话。那时候,知青住在谁家,每天晚上收工后的晚饭,就在谁家吃,最后统一给饭钱。他做饭很简单,没有什么好吃的,但有馒头、玉米粥,有酸菜、冻土豆,能吃饱肚子。盘腿坐在炕桌前吃饭的时候,他爱喝两口老酒,顺便给我也倒上一盅。没有什么下酒菜,他一般就着干辣椒下酒。一口辣椒一口酒,看着就辣得慌,他却非常享受,嘴唇沾着红红的辣椒末,一张嘴像在喷火。在北大荒,除了他就辣椒下酒,我没见过第二位。

这个小村处在一片原始次森林的边上,风景很幽美。老林子里什么树都有,最漂亮的是一片白桦林。这只是当时我浅薄的认识而已,因为除了松柏和杨柳,我只认识白桦,并不认识其他的树木。其实,柞树,椴树,青柎树、黄檗罗树也都很漂亮,却都是后来才认识的。觉得白桦林最漂亮,主要还是从书中得到的先入为主的印象。没来北大荒之前,看过林予的长篇小说《雁飞塞北》和林青的散文集《冰凌花》,还读过俄罗斯好多诗人的诗歌,他们都把白桦林写得美轮美奂,让我对白桦林充满向往和想象。在想象的作用下,一切都染上了青春时节想入非非的色彩。

那时候,我喜欢写诗。记不清在俄罗斯哪位诗人那里看到他将诗写在白桦树皮上,心里特别向往,也想把自己的诗写在白桦树皮上,寄给远方的朋友,该会让朋友多么惊喜。那一年,我21岁,却依然稚气未脱,充满着那个时代所批判的小布尔乔亚的浪漫情怀,或者如同当地老乡诙谐所说的,不过是傻小子睡凉炕,全凭火力壮。

收工早时,或歇工时,我一个人悄悄溜进林子里,寻找白桦林。积雪很厚,没过脚脖子,踩在脚下咯吱吱地像碎玻璃在响。阳光从密密的树枝缝隙筛下来,一绺一绺的,如同舞台天幕上打下来散射的光柱,映照得远处的白桦林一闪一闪的,每一棵白桦都像是穿着长筒白靴子的长腿美女,亭亭玉立在那里等待着演出开始。白桦树皮很好从树上剥下来,有的已经干裂的口子,可以不用小刀,用手就能直接剥下来。不一会儿,就剥下好多,我选择了两块平整厚实的白桦树皮,带回跑腿子窝棚。

那时候,我爱用鸵鸟牌天蓝色的墨水。天蓝色的诗句,抄写在洁白的白桦树皮上,一下子就洇开了,每一个字立刻像花朵绽开了花瓣,让那些字有些变形,变得不大像我写的,好像白桦树皮是个魔术师,让我写下的诗句变换了另一种模样粉墨登场。这让我觉得特别好玩,想象着寄到远方朋友那里,朋友看到后惊讶的表情,心里满是喜悦,忘却了修水利的辛苦和寒冷。如果说诗是当时艰苦生活之中一种顾影自怜的自我慰藉,那么,写在白桦树皮

上的诗,更是对苦涩的青春时节的一种诗化、幻化,甚至是自以为是的美化。不过,尽管显得有些可笑,却毕竟让我的青春残酷的记忆里存有一丝丝诗意。那一年修水利,用炸药炸开冻土层的时候,飞起的土块砸伤了我的右腿,留下一块伤疤,也留下白桦树皮诗笺的一点温暖记忆。

写好的那两块白桦树皮的诗笺,没过几天,竟然就萎缩了,干裂出好多大口子。别看北大荒室外朔风呼啸,天寒地冻,屋里却烧得很暖。这里紧挨着老林子,木头有的是,大块大块的松木样子,可劲儿扔进火炉里,火苗蹿起老高,烤得人发热。本来就很干燥的白桦树皮,更经不住这样烤,无可奈何地被烤裂了。

那个跑腿子走过来,看到我手里拿着裂了好多大口子的两块白桦诗笺发呆,冷笑两声,没说什么,走出了屋子。那冷笑声中,明显带有几分嘲笑,天寒地冻的,还玩这种小把戏?晚上吃饭的时候,他就着他的辣椒下酒,给我倒了一盅。我没理他,也没喝他的酒。

我又进林子剥下几块白桦树皮,在上面写好了诗,放在屋子的外面,让它们风干。但是,几次试验,还是失败了。离开了白桦树的树皮,还是裂开了口子,而且,脆薄得一碰就坏。白桦树皮,变成白桦诗笺,就像从朋友变为恋人,不那么容易呢。

开春时分,七星河开化了,老林子回黄转绿了,大雁清亮地叫着飞过底密的上空,修水利的活儿算告一段落了。最后一顿晚饭,跑腿子熬了一锅酸菜白肉,不是他特意寻摸来难得的猪肉,而是底密这个村子特意为知青杀了一头猪的缘故。地方的村子和我们农场常互通有无,要搞好关系。

他照例倒上酒,也给我倒上一盅;照例就着干辣椒下酒,也递给我一根辣椒,让我尝尝,难得说了句:饺子就酒,越喝越有;辣椒就酒,也是越喝越有。我没敢吃这玩意儿,他接着劝我:你吃了它,我给你个好玩意儿!我还是没吃,心说你一个跑腿子,能有什么好玩意儿!他见我没吃,一下站了起来,跳下炕,对我说了句:你还不信?就走出了里屋。不一会儿回来了,手里拿着个东西,走过来递在我的手里:看看!我骗你吗?

我接过来一看,原来是一块白桦树皮。

他爬上炕,盘腿坐在炕桌前,指着白桦树皮对我说:你以前弄的那玩意儿不行,树皮一干就瘪犊子了,得让树皮带一点儿树肉才结实。

听他这么一说,我才注意到这块树皮确实厚一些,还发现上面油晃晃的,很光滑,便问他:你涂油了?

他点点头:涂了一层桐油,它就不裂了。

我谢了他,一口咬下那根红红的干辣椒,喝了一口酒,辣得我的嗓子眼儿直喷火,不住地咳嗽。他呵呵大笑起来。

第二天,大便秘都是火辣辣的。

【若有所思】

恶的存在

□陈伟

西方启蒙运动有一个理想,就是相信进步,相信通过人们对社会政治的改造,通过对人的教育,可以消除恶的现象。至少,人们相信一步步地在向前进,恶终究是要被消灭的。这种思想包含着对未来的期许,甚至带有乌托邦的色彩。

我们所做的,不就是为了让世间之恶少一些吗?一个消除了恶的世界,定会是人们生活得比较幸福、美好了。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小区中没有恶人,大家自然过得比较愉快。然而,着眼于社会这一理想终究没有实现,国家打击黑恶势力,显然是件深得民心的好事。然而,欺诈、暴力侵害等事件仍不断发生。恶,看来一时无法消除。那么,我们的这个世界为何就是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呢?恶的根源何在?恶人的存在有其依据吗?其实,恶可以制约人的贪欲与放纵。恶不会变成善,但它有其社会功能。

曾有一段时间,我迷上了网络购物。一时觉得方便、省时、省力,而且网络上的商品琳琅满目,款式多样,在二手网站或拍卖市场,还能常常碰到罕见的物品。于是天天泡在网上,不时下一单。有时一天收快递都收七八个,甚至需用行李车去拉回来。但好景不长。刚开始的几笔交易,货真价实,卖主也有礼貌。到了后面,就遇到坑蒙拐骗,以次充好的卖家了。明明是一个几厘米尺寸的很轻的小手把件,说成是镇纸,让人以为物件很大。一时兴奋冲昏了头脑,也未及细问尺寸,便想当然地下单,等到收到货,打开一看便大失所望。在一个卖旧货的网站淘了两幅旧书法作品,卖主口口声声保证是老货,说起码是民国时期的。收到货一看,现代作品做旧而成。故意沾了水渍,故意烫了几个洞,声称是虫洞。等到与其商量退货,便态度恶劣,坚称是旧货。最后只有求助平台申诉。慢慢地,我也发现了一个规律,凡是店铺写“物品售出一概不退”的,基本上都是有些问题的,试图通过这种告示免去自己售假的责任。几回下来,损失了几百块钱,让我再也不那么盲目地相信那些店铺对货物的说明了。网购的欲望也不似从前那么强烈。

不必过多考虑商家诚信的经济后果,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到一个道理。若非经历这几次网购的不愉快体验,我一时何尝会从那种买买买的热情中摆脱出来呢?欺诈的存在让我们多几分谨慎,多几分戒心,让自己的贪欲受到某种力量的制约。这或许就是其“社会功能”吧。

我们在生活中,常不能做到自律,良言劝诫也无济于事。有多少人,或在多少情况下,是“不撞南墙不回头”,只有恶的存在,才能让其有所收敛、节制呢?假如一个中学生在其与网友的交往中总是十分顺利,他便会一直走下去。直到遇到骗子、劫匪,他才会明白,通过网络与一个陌生人交往时需要注意哪些。恶人或恶事,给了我们以教训:世界并不能美好。或许,这也是一种以恶制恶吧,只不过它是以别人之恶制约自己之“恶”,制约自己的贪婪、放浪、放纵、沉溺。

